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五目錄

周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說榮夷公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

宣王旣喪南國之師

晉文公旣定襄王于郊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穀洛闕

周景王將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

宣公夏濫於泗淵

公父文伯逗朝

仲尼在陳

齊聞丘來盟

桓公自莒反於齊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古文淵鑒卷第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國語班固藝文志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邦國成敗嘉言善語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左傳為內國語

為外二書相副凡事詳於內者畧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

穆王將征犬戎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也

布令脩德不勤兵
於遠自是先王撫
服之要道穆
祖訓矣故先儒謂
王於此見周德之
衰

水心葉適曰祭公
謀父諫正犬戎自
春秋以來讀之便
為迂緩然穆王時
上接成康兵偃刑
措久矣一旦征行
倉猝暴師于遠是
始禍也其語如此

少春穆文熙曰屬
王怒謗固非使巫
監謗尤非以生殺
之權而寄之於鬼
物之口則將何所
不至哉
臣德宜曰書云小
人怨汝謗汝則皇自
敬德厲王以監謗
為得計使痛疾不
在殿口

厲王虐國人謗王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

璚左氏誦淵才也

古文開通卷五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 宣王卽位不

臣端緒曰周家以農
事關基故自天子公
卿百吏庶民無不以
力田為首務其歌詠
誥誡往往先於詩書
至宣王時農政漸弛
未免視為緩圖此號
公所為詩切以陳也
臣英曰仰觀晨正俯
察土脈警告協風王
乃祇敬尊卑上下莫
敢不震動恪共於農
古人之敬民事如此

古者治民之官曰
與民相習故不料
而知其多少至宣
王時農務漸弛因
師敗而遂有料民
之舉治兵急而治
農之政愈緩矣

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舊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王既齊宮。百官御事。
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及期。鬱人薦鬯。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
禮者。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畝。一畝之數也。王無耦。以一班三之。一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庶人終於千畝。終盡其畝。后稷省功。大史
相挑。撥音鉢又音發。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飲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督
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康於藉東南鍾而藏之。康御康一名神倉。東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徇行也。農師一之。農正再
之後。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師公卿大擣
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共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耨音博。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
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
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
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於懷。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仲山父。圓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
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合也。無父曰孤。終。終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名聲清。司徒
協旅。司徒。掌合司寇協姦牧協職。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革。更也。更制度。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廩
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民。王治農
於藉。藉。藉於千畝。於農隙。耨獲亦於藉。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爾於既烝。秋田曰烝。烝。升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畢時移也。

西山真德秀曰：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晉文公自以功在王，室修然自大，妄請天子之禮，襄王舉先王之舊章以折之，舒婉中倍極峻，屬遂使晉文愧之，文退聽皇哉訓誥。

西山真德秀曰：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是說此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寢寢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勞，所以折其驕氣，若優而實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臣正治曰：請隧去問，禹一聞耳齊侯不敢。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子，幽王宮涅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國，國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謂陽穀、陶、圃、郕、郕之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圉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允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王王信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定王，與王子，匡王弟，名申。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火，心見也。草穢，塞路爲第。朝見，謂候不在疆。實客者，疆埸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圓正，十月晨見於辰。弗音拂，謂候不在疆。實客者，疆埸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且爲城守之用。墾田若莚，墾，言其稀少。膳宰不致餼。

命天子之命晉文姬
姓而娶觀非分此亦
與諸之分篇中多用
長句取勝視左傳別
為一種得天子告諸
侯之體班史多祖之
臣士奇曰守大物折
強藩信乎禮之足以
存國而辭命之不可
已也

廢教桑制幾官犯
令皆亡國之政也
而犯令尤甚文中
序次自有極重

臣乾學曰先王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諸國風月令條理
精密可見三代盛時
大概
臣莫曰叙次故實與
周禮相表裏足知六
典非偽書其言月令
亦先於呂氏矣

臣叔元曰因時警戒
謹蓋藏成築功野無
曠土百工趣事而治
道倫矣讀此知為國
不可斯須去周禮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日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國無寄寓無寄寓者縣無施舍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

築臺於夏氏夏氏國大夫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雷賓弗見陳靈公與後共公之子

父國之二卿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星名也

南冠南冠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星名也

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見而水涸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

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謂天駟星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先王

草木之後節皆理解也謂天駟星也見而隕霜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先王

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先王

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收而場功使人修田倉也待而春揭揭昇土之器期會於司里期會於司里之官

土功其始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都十里有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置有寓望置境也

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藪有圖草澤無水曰藪藪大也必國有林池林積水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入土曰縣野無與草與深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執

有序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問古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圖之秩官有之秩官圖常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行理以節逆之理更也逆迎也執瑞節為

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宗祝伯祝大祝也執祀實將有司里授館司里

所當館次於卿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姦姦姦虞人入材祀賓客各供其材祭

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餐執食虞人獻餼生曰餼司馬陳

司馬掌帥國人

工人展車

補傷敗也

百官官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

實介也

其貴國之

實介也

其貴國之

實介也

其貴國之

臣杜訓曰有伏有應
有關鍵有結束文之
以法勝者

大意松在修德行
政穀洛自然效順
反復數陳極為憤
擊

水心葉適曰穀洛
關將毀宮而壅之
由後世而言水敗
宮闕隄防急務不
待今而趨也而太
子晉諫詞深切前
鑒共錄後指幽厲
恒然畏禍亂之在
前古今異意不亦
甚乎學者從是求
之亦足深思而遠
歎矣孟子論為行
水但以無惡於
智猶降此語數等
當併考

穀洛關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也正長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
才。有分族於國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國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
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脩續之常棄其伉儷妃
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大姬周武王之女棄衮冕而南冠以
出不亦簡彝乎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
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大國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楚王六年
年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晉宣之十年也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穀洛關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關者兩水格有似于關
國至靈王時穀洛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壅山壅
南流合于穀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壅山壅
也不崇藪也崇高不防川流曰不寶澤澤居水也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
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唐唐汚庫以鍾其美唐唐俗作塘是故聚不飽崩而物有
所歸大日崩小曰地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
饑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諸侯列帝虞於湛
樂虞安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煙庫以害天下墮庫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
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密古崇字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稱舉也舉遂共工堯用殛之於羽
山羽山在東海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也儀準而度之於羣生共
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也

臣曰：曰高下下四
字括得一部水經體
勢疏朗自然駿健

臣德宜曰：盤庚避河
患從民作書三篇皆
有震動恪恭之意霍
王維務壅川不恩修
德故商家五遷而猶
強周至一東而不振
也

臣鴻緒曰：凡水導之
則濟太子晉深明治
水之道

汨音 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越揚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火無災燂。燂音起貌。神無間行。開行姦神。民無淫心。時無逆數。逆四時。舉物無害生。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服於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唯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祀節猶在。二國。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或封於申。國。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踣弊不振。申呂四岳之臨僵也。絕後無主。煙替隸圉。隸役也。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黃炎帝之後。共。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
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
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遠。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玉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離。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大雅桑柔篇。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章。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
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謂后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喻。公非。高。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王成王康王。其難也如是。屬始革典。十四王矣。國。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

臣英曰象天儀地和民順時為一篇之大旨達微博引上下千古皆以發明斯義

臣士奇曰天地之氣化帝王之諸系與亡之機迹皆於是篇中可發覆也古人言事精極理數

景王改鑄大錢原以救災恤患然不合民情故單穆公以為佐定可見王道在乎曰民西山真德秀曰單穆公諫鑄無射二篇俱是名

十四王請屬宣幽平桓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世吾朝夕微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莊信惠襄頃匡定簡靈德頤頤滅之高辛氏上三苗又亂堯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餘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一耦之發廣尺深畎畎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篇尺為畎百步為畝畎畎之人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篇將焉用飾宮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以也吝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子大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朝及臣賓孟之屬也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

周景王將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子以子買物物輕則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一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

臣乾學曰湯旱為潦皆鑄幣以拯民之困患重權毋權子因時變非規利也無故廢輕作重匪民財以自殖未見其為利矣

臣岳頌曰鑄大錢又鑄無射民力幾何其堪此也穆公召災一語可為萬世輕變法

無名之祀聖王不錄曲禮曰淫祀無福則妄祀亦何益哉此篇可與禮經相發明

子威劉鳳曰人執無過文仲過而能改則亦無害為知矣

臣美曰味抑下之言古君子無不博物文仲知過不知之知也

臣叔元曰一時議論後人採入載記便成典則春秋列國名卿問學問往往有此

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國固已為麻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餘均王府則有夏五子之歌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大雅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之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置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肆極也民力彫盡田疇也無日矣大日黃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忌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王弗聽卒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魯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

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在戲鰲之間有城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意之子帝高陽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螭極之子帝高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野死謂征有苗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臣杜誥曰臧文仲不能博物又不能斷之以理何可謂智惟能以季子之言為法其虛懷服善猶為過人

藏器不如實里革
於側所謂在人
在笏也通篇典麗
謹嚴洵文章極則

西山真德秀曰漢成帝不葺折檻是亦藏畧之意然忠言不用此復奚為

臣熙曰句拙而工字
奇而穩與周禮考工
記文法相似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慕崇之後虞思也爲國諸侯帥德之祭也報報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以上甲徵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大王高圉之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也虞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灾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美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

宣公夏濫於泗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

宣公魯文公子名倭濫漬也
漬害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

建丑之月大寒後
謂孟春建寅之月
也掌川澤之禁令

也。土蟄發。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罾。
講習也。罾魚網也。蠃苟也。月

令季鳥狀孕水蟲也。

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

宣氣也。水虞漁師

冬始漁。乃嘗魚。先
爲夏槁也。夏不得

鴈寢廟。○罟，攻胡切。雷，力九獸之禁令。罟，兔罟。羅，鳥罟也。取故於此時，擻刺魚鼈以爲

禁禁不得施也。稽，據。
夏儲，置音嗟。稽，側。

助生阜也。阜長故取

也鳥獸方孕
魚鼈助生物

也鳥獸成水蟲孕

水虞於是乎禁罾麗。設罝鄂。
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櫟。槎斫

夏以株生曰櫟。○

也。奔陷也。鄂作格。所以
禁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
不伐天。艸木未魚禁。隄

取獸之物也
而鯉魚子也

也。鯢音獸。長麕。

麋。鹿子曰麋。麋子曰麋。麋音倪。麋烏皓切。鳥翼。

穀卵。翼成也。生哺曰卵。○穀丘候切。

蟲舍蛭蜾。爲

蠃子也可以
醢蠃復陶也

陳知切。蟻於權切。
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

爲我得法使有司藏

之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子也

師存侍。公

師存曰藏器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真盛也
公父文伯退朝

敬姜勞則思逸則
淫數語可謂見道
之言當與無逸幽
風諸篇同讀

應德唐順之曰其
文雖而有體閑閑
中乃有此識見豈
獨家哉自君公以
下皆宜伏讀

臣德宜曰邦家治忽
由於勤惰故諸休其
營織識王業之所以
衰敬姜之訓其子主
服勞戒逸其猶有葛
覃卷耳之遺風乎
臣乾學曰古時周禮
王制雖婦孺無不知
者敬姜為女士師尤
不同也

公父文伯退朝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歌文伯名大夫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處
尊又為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蓋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

也擇瘠土而處之瘠猶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下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

識地德禮朝日以春分周禮王指大主執鎮圭藻五采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

事旅衆土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

載天文也可天文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主祭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

謂焉相氏保章氏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工官也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

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紵統所以縣瑱富耳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紵既織統又加之

紵紵纓之無紵者也從下而上不結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

紵冕上之覆也紵音宏經音延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下至庶人社而賦事

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

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

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

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聖人博學多識於此可見

臣足敬曰奇奧具有典則見周先王德化之遠展親之仁可以昭彞章而訓世守未可忽也若徒以博洽相賞聖人所貴歟

發揮蘊義甚大非足恭之謂

水心葉適曰義理有擇而無降謂陷而於恭誠非矣老子於道德仁義各有失字臣鴻緒曰恭乃美德非聲音笑貌可以偽為閭馬父之言聯手儒者也

絕叔薦管仲於桓公委寄以齊國之重卒能顯名諸侯

仲尼在陳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音奴又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傳曰。隼。陳惠公之孫。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未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石砮。括古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元女。胡公。齊之孫。後虞遇父之子。胡滿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楛如之。

齊閭丘來盟

齊閭丘來盟。閭丘。大夫閭丘明也。來盟在魯哀公八年。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困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曰。也。商頌十二篇。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孫。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若沒請為靈若厲。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桓公自莒反於齊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桓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桓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

齊閭丘來盟

取威定霸孔子亦
許其功而稱其仁
則鮑叔之推賢桓
公之善任皆彰彰
於後世矣

少春穆文熙曰鮑
叔薦管仲自以為
弗及至欲解其位
以讓之何其懇也
然管仲用而鮑叔
之賢益彰古人之
以善相成如此
臣正治曰山高牧
民之書雖多難窮
然一區九合其才
亦不可限鮑叔薦
賢不嫌自抑齊之
興叔牙力也

水心葉適曰管仲
相齊本末粗脩後
世言治功者皆祖
述之

糾桓公自使鮑叔為宰

桓公自莒反於齊

糾桓公自使鮑叔為宰鮑叔國大夫叔牙也宰大夫也辭曰臣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隄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國卿姬姓之後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

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若今牙門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濱近也管仲臣於子

糾桓公之戰親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

射桓公中鈞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

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子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

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

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

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

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

三覺三浴之以香塗身曰覺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

畢掩雉免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

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家比校民之有道

者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比綴以度比其象寡綴連也導本肇末導也

也肇正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顛頂也毛髮也次列頂桓公曰為之若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鄰參三也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鄰以為五屬也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陵為之終以為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